

岂能一味照搬或复制 翻拍经典更需要原创力

□张魁兴

【文化论坛】

吴宇森导演新片《追捕》近日上映,再次引起人们对翻拍经典影视作品的争议与关注。

1978年在国内上映的日版《追捕》曾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,冷峻的高仓健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硬汉,而真由美则是勇敢追求真爱的女性象征,对一代人影响深远。不过,新版《追捕》除了角色名字相同,在电影开头“杜丘”张涵予与“女杀手”河智苑作为老板影迷念出经典台词,以及片尾曲仍沿用《杜丘之歌》之外,其他与老版几乎没什么关系。故事上虽然保留“主角被冤后追查真相揭穿阴谋”,但人物行为动机、情节都重新设计。吴宇森也一再强调不是翻拍,而是“改编原著小说”的重新创作。

在电影市场中,翻拍或重拍的现象一直层出不穷。其实,从外国到中国,从古典名著到现代经典,一直都有翻拍、重拍之作。应该承认,其中不乏成功的案例,但遗憾的是,从总体来看,打着翻拍片的招牌,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多。在电影评论界,它甚至被视为“烂片”的一个特殊分支。当年深入人心的经典作品,该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光彩,让新的观众对翻拍出来的电影有所触动?这些疑问还有待创

作者去思考和探索。

翻拍多是看中了原版积累的人气,说白了就是想通过重拍再赚一把。从市场的角度说,有这种思想不为过。而且,今非昔比,人们的思想进步了,影视技术也提高了,重新审视以前的经典,也能发现缺点和不足,再拍出一部新经典岂不更好?然而,为重拍而重拍、为赚钱而重拍的思想要不得,有这种思想也难以拍出经典,不过是图个热闹、浪费电影资源罢了。

翻拍的实践一直存在,反面的教材也一直在“编写”。比如翻拍自韩国电视剧《妻子的诱惑》的《回家的诱惑》,不光情节一致、对白一致、造型一致,连男主角家里的摆设都不差分毫,连女配角的名字都懒得改,女主角脸上的痣都一模一样。这样的翻拍如同照搬,不过是一种浪费而已,倒还不如直接引进来得更轻松。黄磊的导演处女作《麻烦家族》,翻拍自日本导演山田洋次的经典家庭喜剧《家族之苦》,但也是反面案例。与其说是翻拍,不如说是对原版的“复刻”——从场景到角色都一味地原样照搬,原创的影子无踪可寻。这样的翻拍就是照搬,甚至是“抄袭”。

在谈到胡玫翻拍电影版《红楼梦》时,有文化评论者认为,风险与机遇并存,作为影响力巨大

的四大名著之一,只要被翻拍,就不会缺乏关注点。观众虽然挑剔,但抵不住好奇心驱使,仍会给影片带来不错的票房。翻拍经典自带关注点,应该会有不错的票房,这是不少翻拍者的初衷——与其试错,还不如翻拍更保险。

据不完全统计,《红楼梦》被翻拍18次;《神雕侠侣》被翻拍14次;《西游记》和《哈姆雷特》被翻拍的次数更是不计其数……“出现如此多的翻拍、重拍,是影视产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。”著名制片人韩三平认为,电影的工业化、高科技给电影创作带来了很大变化。翻拍、重拍在中外电影历史上都存在,而且永远不会绝迹。但是,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必须有所创新,没有艺术创新,翻拍、重拍就会流于形式,就会失去意义。

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,经典只能是过去的经典,在新技术、新条件下完全可以超越,这就是翻拍、重拍经典的理论基础。但是,翻拍、重拍不是原创力不足退而求其次的“偷懒”,翻拍、重拍是为了超越经典并向经典“致敬”。重拍经典是对原创力的考验,没有强大的原创力做后盾,重拍经典是不能超越经典并成为新的经典的。我更希望看到的是,重拍经典是为了展示新一代影视工作者的原创能力和综合素质,是为了重新打造更高水平的经典。

【观影笔记】

《相爱相亲》： 关注的不仅仅是爱情

□顿河

对爱情电影来说,有情人终成眷属是最好的结局。而对于爱情来说,相爱只是一个看上去不错的开头,是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一条漫漫长路。正因为这样,张艾嘉导演的新作《相爱相亲》显出了它别样的趣味和价值——它始于爱情,最终却延伸到爱情之外。

《相爱相亲》的故事改编自真实事件,故事本身看起来像电视调解节目里的伦理官司:老母亲去世了,张艾嘉扮演的岳慧英执着于父母应合葬,于是回乡迁坟。可早已过世的老父亲有个留在农村的原配,老太太阿祖强烈反对岳慧英的决定。岳慧英的女儿薇薇在电视台工作,她意外地将这场“家丑”外扬成了一桩公共事件。电影剧作的巧妙之处,在于不拘泥讨论孰对孰错,也不纠结于事件处理的结果,而是借由这一事件呈现阿祖、岳慧英和薇薇三代女性的情感困惑。

对比同档期的美国超级大片,《相爱相亲》是一部难得的讲人话、讲人情的电影。它并不刻意煽情,密密缝缝起这部电影的,是日常生活中有关情感边界的种种细节,诸如父母推门要不要打招呼,闪婚前会不会犹豫……它和观众的共鸣,靠的是这细微处许许多多的“不得已”,都是微不足道的尴尬和真实,却戳心戳肺。小处着眼,小处落笔,最终让人感受到作品内在的扎实。但这不是一部“小富即安”的作品,创作者在寻常琐事里注入了庞大创作的野心。朝细微里去,《相爱相亲》拍出了中国式饮食男女的日常;往宏观上看,影片又在一家三代女性相同的困惑里描绘出女性自觉意识的进步。

比较耐人寻味的是,《相爱相亲》在呈现不同代际的男女情感问题时,对那些怯懦的、逃逸的男性给予了原谅。薇薇外公是一切矛盾的始作俑者,他在个人情感和婚姻问题上的“拿不起放不下”,造成“他有了两个太太”这个糟糕的事实,但这位老先生在所有人的回忆中是有情有义的。田壮壮饰演的父亲周旋在老婆和女儿之间,漫无方向地开着精神上的无轨电车,岳慧英痛苦和焦虑的根源在于他温吞吞的暧昧,可他在女性面前进退得体,实在是个模范暖男。男女对待情感的态度和立场是不同的,张艾嘉似乎想从女性的立场阐明:爱情关系中有时显得拥挤,感情不以先后来论,这种境况下,女性能够把握的只有自持、自省的自我认知。

张艾嘉亲自出演岳慧英,这个中年母亲的视角构成了影片的主线。这其实是值得商榷的一个选择。田壮壮和张艾嘉的互动确实精彩,但故事因为停留在少年夫妻老来伴的保守思路,消减了更深入表达的可能。这个剧作最大的遗憾在于“薇薇”的面目模糊在外婆和母亲的阴影里,她把家事变成电视节目是事件升级的外因,但她面对祖辈、父辈两代人盘根错节的家务事,态度始终显得暧昧不明。我更愿意看到故事的重心落回薇薇身上。在我们这个时代,男女社会分工的界限正在日益缩小,以薇薇为代表的年轻女性如何认知自我其实有着更深刻的意义。

从处女作《旧梦不须记》到《20 30 40》,借助爱情探讨女性一直是张艾嘉的创作主题。《相爱相亲》更是借助时代剧变的社会属性,为这一主题讨论提供了更广阔深邃的时空背景。作为一名严肃的电影工作者,张艾嘉这份迎现实而上的悍勇,是她值得尊敬的地方。
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： 感受文物修复师的敬畏心

□钟倩

【读书笔记】

11月8日,故宫博物院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,他们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。宝蕴楼茶叙,太和殿合影,畅音阁赏戏,体验书画装裱,故宫成为中美元首历史性会晤的时代见证。其中,体验文物修复之托画心,很是引人注目。所谓托画心,是指先把画心正面朝下平铺在台子上用清水湿润,用排刷蘸上浆水,将画心充分刷平,再托于命纸之上,最后上墙贴平。托画心也是技术活儿,两国元首共同完成这道工序,寓意着和平相处、山水相依。

说起文物修复,不得不提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这本书。看过纪录片后我意犹未尽,于是阅读了这本口述实录。本书通过钟表室、铜器室、裱画室、摹画室、木器室、漆器室的十余位文物修复师的口述,展示出工匠精神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守望。最令我感动的是,这些默默无闻的“幕后人”是在用生命修复文物,“沉浸于此,超然物外,每天都有成就感,余事皆是打扰。”谦恭和敬畏熔铸成他们的生命底色,“择一事,终一生”的工匠精神和淡泊名利成为他们的职业信仰。而工匠也是大国自信之根脉,它的根在土地之下,“我们的社会过分追求聚光灯下的光彩,却忘了,只有土地里的根茎足够深刻,一棵树才能开出繁茂的花朵。”然而,成为文物修复师,至少具备三种品质:静,即去躁气,磨性子;旧,即磨去个性,修旧如旧;悟,即用心对话,手上开悟。



聆听文物修复师娓娓道来,“磨性子”是出镜率很高的关键词。修复文物是一件不能出差错的工作,这也预示着修复师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力。用从业42年的修复师徐建华的话说,有人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,湿鞋有整个人掉里头出了大问题的,也有出小问题的,最重要的是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弥补它。因此,初入行者要苦练基本功,一年内是不能接触文物的。用很长的时间做一件简单的事,对年轻人来说是很大的考验,“正心诚意才能做出正确工艺,格物致知深入物的本质,当匠人的本真与物的本质相遇,物我两忘。”

修旧如旧,最小干预,这是文物修复遵循的原则。旧是一种精神,经过历史沐浴和岁月冲刷后的智慧结晶,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脉。置身日新月异的新时代,修复师们是怎样处理好旧与新关系的呢?一是向内求索,二是怀揣敬畏。敬畏是一种生命的态度。大多数修复师都是故宫子弟,看展览时手要抱着,进展室拐棍放门外,修文物不玩文物,已成为家规。就像王世襄先生说过的,初学

的人拿这把椅子可能会提着,但修复师一定是抱着。这就是敬畏心。

朱光潜先生曾说,各种艺术都各有它特殊的筋肉技巧。对文物修复师来说,筋肉体现在手上的开悟。悟的前提是纯粹的热爱、与文物同频共振的呼吸。就像青年修复家巨建伟的心得:开始重新练习勾线、磨墨,在此过程中,深入中国画的本质,对勾线的微妙之处掌握得越来越深,从墨的水分、摩擦力,磨的颗粒的粗细,在什么样的纸上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,最终他重新回到最简单的一根线,在一根线上看出一个人,哪怕是一条线,也是有精神性的、有气质的。

悟性带来灵性,不只是修复师们,西三所小院里的绿蔬、果木,淘气的流浪猫,木器组收养的鸟儿等一切生灵。可以说,这是他们的精神道场,把生命的感受变成种子,秧苗,果实,很日常的劳作背后,是充满情趣的艺术生活。走近这些文物修复师,今后我再去《清明上河图》《石渠宝笈》,逛故宫欣赏马踏飞燕、司母戊鼎、太和殿龙椅,会持有新的审美与认识——静心体味文物传达的历史信息和生命体温,这里面就有修复师们的精神停留。说到底,传统文化对后人的滋养与激励远远超过现代人的精神认知,所以,聆听修复师的口述再现,也是一次近距离的文化教育,使我们在新时代中更加敬畏与感恩,用心呵护好中华传统文脉,让它生生不息、福泽世代。